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丛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主题出版规划项目

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袁银传 董朝霞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丛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主题出版规划项目

袁银传 董朝霞 著

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本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从历史、理论、现实三者统一的维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基础、探索历程、基本构成、基本特征、历史价值等内容,彰显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合法性根据。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道路自信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 袁银传,
董朝霞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丛)
ISBN 978-7-04-050627-3

I. ①道… II. ①袁… ②董…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7073号

DAOLU ZIXIN

策划编辑	王玉衡	责任编辑	张 召	封面设计	张 楠	版式设计	马 云
插图绘制	于 博	责任校对	吕红颖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http://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960mm 1/16		http://www.hepmall.cn
印 张	21.5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390 千字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79.00 元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50627-00

目 录

导论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1
一、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张力	2
二、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	14
三、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	24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基础	31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32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35
三、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	48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54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59
一、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60
二、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71
三、江泽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	85
四、胡锦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92
五、习近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111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构成	12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12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3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15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	162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177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道路	190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	207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208
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218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	230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统一	242
五、生产力标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的统一	258
六、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的统一	272
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279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价值	287
一、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崭新探索	288
二、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的创新与发展	293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301
结束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309
一、实践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311
二、人民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318
三、真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325

主要参考文献	329
索引	333
后记	334

一、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张力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全球化”(globalization)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究竟何谓“全球化”?这是我们探讨当今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的概念。人类文明进程是以一定时空向度为存在方式而逐渐演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考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无论从历史进程本来面目,还是从人们对此现象的理性自觉来看,都需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 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基本含义

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做出预测和阐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从基于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和科技发展而形成全球化历史现象这一视角来考察全球化的阶段性、历史性过程,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全球化。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产生为全球化现象发生的起点,广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15世纪中期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初期为全球化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全球化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20世纪中期至今是全球化的深化与拓展阶段。而狭义的全局化阶段划分,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发展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具体而言,就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的概念最终形成。客观上讲,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上升时期,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思想。但是在今天人们的视野中,全球化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化趋势这一动态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1. 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相关论述

有关全球化的概念界定,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和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从文化角度来定义全球化。比如,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从文化学角度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物质与权力的转移日益被某些象征物所取代,它们基于价值观念、偏好与审美等关系而非物质上的不平等与限制。依据这些观点,全球化应当被看作社会生活‘文化化’不断加深的一种表现形式。”^①美国匹兹堡大学罗伯森也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释义,他认为,文化对全球化而言是首要的问题,全球化首先是文化全球化,然后才是经济、政治、社会或国际关系等问题的全球化。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多元社会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之中,各种相互联系的客观事实及人们的相关文化、观念和意识的变化,正是基于此,出现了用“拯救地球”来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用“人权”来阐释公民权问题的话语。第二,从制度转型角度来定义全球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用“时空延伸”“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话语来表达,认为全球化就是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是具有现代性的各项制度的全球扩展。第三,从经济表现的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98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中,从国际贸易范围扩大、金融市场国际网络化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的催生等经济领域的变化来描述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另外,沃勒斯坦、德里克、塞缪尔逊、施密特、达伦多夫等西方学者还从全球化的原因、后果、特征、功能等角度来阐释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综合学界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的商品、资本与金融等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延伸到科技、文化、信息、人才、知识等生产和资本要素跨越民族、国家边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实现人类文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快速高效的整合与协同,进而形成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过程和结果。

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全球化定义,不可忽视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即同质化(homogenization)或同质性(homogeneity)以及关于全球化“二律背反”的释义。首先,有学者指出,全球性(globality)导致“全球化”(globalization),同质性(homogeneity)导致“同质化”(homogenization),这二者曾经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历史进程中和当今全球化不断扩展的动态化趋势中相伴而生。基于这

① [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种认识,有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画等号,认为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就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文明多样性的消失,从而走向“趋同”或“同质”。客观上讲,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同质化”“一体化”之说,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带有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偏见,其思维逻辑的前提是认为全球化除了是一个经济法则,还蕴含着政治法则和文化法则,那就是要求世界各民族国家都要保持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价值观“趋同”或“同质”。这难免会落入“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无疑,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是,仍然有学者从辩证的角度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的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的制约。”^①这个观点认为,全球化具有既强化趋同性,又强化地域性自我认同的双向过程。美国学者塞缪尔逊也赞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之说,认为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世界经济增长和新技术传播,另一方面导致侵犯民族国家主权、破坏民族文化传统、威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稳定等负面效应。我国还有学者基于“全球化是一种二律背反”的视角,认为各民族国家要在普遍化与特殊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张力。针对当下全球化浪潮中见仁见智的主张,我们应该理性应对全球化,既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要警惕西方鼓吹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指出的:“全球化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限。”^②面对当今全球化引发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军事、信息网络等领域的资源和要素的快速流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倡导国际民主和国际公正之姿态,发挥好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积极价值,而力求规避其负面效应。我们应该警惕全球化浪潮中诸多经济全球化表象所掩盖的政治陷阱,以及由经济掩盖与政治企图共同营造的文化霸权,以实际行动反驳“新全球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民族文化差异的谬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人民理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③

①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② 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2. 民族化的基本内涵及相关论述

民族化是与全球化辩证统一于人类文明发展时空向度上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同一动态过程中相反趋向的两种态势。20 世纪初期,苏联理论家布哈林就指出世界经济中同时并存着“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态势。按前述关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的分歧,这一时期正是属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时期,也就是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与国际化或曰全球化反其道而行之的就是“民族化”趋势。要搞清楚民族化的基本内涵,需要首先界定民族的定义。什么是民族呢?综合学界对其定义的不同表述,可以对民族进行这样的界定:所谓“民族”,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拥有共同语言、文化、历史、宗教、心理习惯、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利益基础的族群共同体。民族以国家为基础和前提,是由国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高度融合而自觉转化而来。种族则是侧重于生理基因的差别而界分族群。伴随人类文明进程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含义更倾向于从文化习俗与传统方面来理解,而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之处,也更多地以文化上的差异来区别。那么,什么是“民族化”呢?事实上,人类文明进程中,自从有了全球化趋势,就自然有各民族国家在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经济有机体”,争取自己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凸显各自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各自价值取向的动态化过程。简言之,所谓民族化,就是指不同民族在空间范围内存在的共时性差别和多样性与丰富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利益相关性的发展变化,“民族化”被时代赋予了超越国家疆界的范畴,出现了诸如欧盟、北美、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化”“一体化”“经济圈”等扩大意义上的民族化概念,这都是地区集团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但是,这不能说明民族国家界限已开始淡化或缺失。事实上,越是全球化时代,越需要民族化。毕竟,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主权(包括各民族国家主权、经济安全、民族文化安全、民族独立)和利益问题始终要以民族国家画线。总之,民族是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的承载体和利益主体。由于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实际,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都不能不打上自己的“特色”,即民族化的动态转化过程。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以自己独有的民族化姿态呈现自我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全球化之动态化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国际化与本土化辩证统一的必然体现和规律性特点。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文明成果或文化交流碰撞中,各民族国家需要把外来民族国家的文化成果与自己民族历史传统中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具体世情、国情、民情进行富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是一个相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都更

深厚、更基础、更广泛的概念,是人类在各领域取得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化,也就更多地倾向于并侧重于文化民族化,而透过文化民族化的表象,也就能考察其在各领域的民族化问题和现象了。因为物质文明成果、政治文明成果、生态文明成果等都可以并且能够通过各民族文化特征(包括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民族性格等深层结构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表现。因此,只要还有不同民族的存在,那么“民族性”“民族化”的问题就会存在。一个民族国家要科学发展,必须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比如,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因为资源有限,就大力发展外来加工的民族工业;再如,美国因历史较短和诸多有利因素,快速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道路,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和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因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民族经济遭受严重摧残,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探索,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基于民族性、民族化的理性选择。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浪潮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出现了以“文化全球化”“文化一元主义”“普世价值论”等观点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强势的经济科技实力把某一社会特殊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系统向全球推行,或通过向全世界扩展和传播西方大众文化,以破坏世界其他地域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些都是带有侵权侵略性质的霸权主义行径。万俊人认为,某种强势的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进。^①“文化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里找到,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阐述的:“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另外,侵蚀民族文化甚至挖其他民族经济的墙角,也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比如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 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③诸

① 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③ [英]戴维·赫尔德、[英]戴维·戈尔德布莱特:《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周红云、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多承载西方价值观的物质载体,超越国界向世界各地输出,导致落后民族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甚至民族文化瓦解。当前,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博弈问题上,我们要充分认识美国因为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成为全球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进而企图在精神文化、价值观领域统治世界各民族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坚持和捍卫自己的民族性,不能盲目崇尚西方文化,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我们正确认识全球化与民族化关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民族国家在寻求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都要坚持把一般原则与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民族性或曰民族化的道路,即把某种理论或基本原理与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习俗、本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革命或建设发展的“民族化”过程。比如“民族化”提法一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非常敏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中期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时,提出的是“共同胜利论”,认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在未来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不提“民族化”,拒绝“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的提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解决俄国的革命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种形态。显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二种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在“民族化”的提法上遭遇困惑。中国共产党内也曾经出现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化问题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等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王明等人把民族化与国际主义(或曰全球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诞生就源于资本主义的国际化拓展和全球化思想,作为无产者阶级利益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代表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它的国际性不排斥每个民族国家具体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在经过党内激烈思想斗争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彰显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较好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质的规定性与其在民族国家运用过程中个性化抗争之

间的张力关系。^①

客观上讲,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并行不悖、如影随形地辩证统一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我们都应该理性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和利益冲突,力求加强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倡导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和精神。

(二) 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张力

1. 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内在张力的哲学依据

全球化与民族化辩证统一于人类文明进程中,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同推进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世界各民族国家民族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全方位各领域的发展,才形成历史的合力,协同推动人类文明全方位各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内在逻辑,可以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即全球化与民族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两种相背而行的发展态势,实质上表现为两种态势相互交融促进的协同性整体性发展。全球化不但不排斥差异性和民族化,反倒是以差异性和民族化为前提。其哲学依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性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趋势。全球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内容和特点,要通过民族化这一载体(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具体发展)来体现,否则,全球化就是抽象的虚空。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要界定清楚其价值主体或价值主体性问题。我们探讨全球化的时候,是以人类社会整体作为价值主体的,而在探讨民族化的时候,是以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作为价值主体的。而全球化的主体与民族化的主体又是什么关系呢?显然,全球化的主体是指人类社会整体,民族化的主体是某个民族或国家,前者是整体,后者是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全球化的整体运动的规律和趋向决定着民族化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运动走向,而且通过后者表现。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趋势和方向与各民族或国家道路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的辩证

^① 尚庆飞:《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统一规律。

全球化与民族化相互联系、彼此依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道路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思想,这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形
决定的。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
各民族国家具体的、历史的实际条件,导致一方面是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球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结合具体国情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各具特色的
发展态势。普遍性需要通过特殊性表现,一般性、共性需要通过特殊性、个性而
得以具体化。人类社会整体受社会规律的支配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的更替演进,
总是通过各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国情和实际而呈现发展态势的千姿百态。正如
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
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
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①处于不同社会阶段和形
态的各民族或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即使处于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不同
国家和民族,其具体发展道路或模式也各有特点。比如,古希腊的奴隶社会不
同于东方式的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封建制度;同样是资本主
义,同样是19世纪,德国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同样是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社会主义国
家,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也不相同。这是因为,世界各民族国家同样处于全球
化浪潮中,但是不会出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状况,而是各具民族特点和民族
特色。

全球化与民族化形式上背道而驰,实质上彼此交融。全球化表现为各民族
国家走向国际化,即“个别”朝向“一般”、“个性”朝向“共性”的发展变化,民族
化则看起来相反。理性审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同一性,我们可以得出如
下几点:第一,共性不能离开个性而独立存在。全球化如果离开各民族国家以独
立主体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资源要素快速流动中的彼此联系,就不可能
存在。第二,个性也不能离开共性而独立存在。各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领域的民族化发展离不开整个世界和整个全球化的主体性发展。第三,
共性与个性不可能等同或重叠。全球化作为世界整体性这一价值主体的发展态
势,体现整个世界共同性发展趋势(共同性本质),不可能等同于各民族国家多样
而丰富的发展情形(特殊性表象)。第四,共性与个性交融互动、相得益彰。全球
化态势中一般呈现各民族国家在民族化文明成果中的精华和先进部分,即具有
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东西。正如费孝通指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4页。

共、世界大同”^①。因此,各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学习和借鉴的都是各民族推出的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文化成果。总体而言,从动态的角度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互动,呈现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良性互动(民族化—全球化—民族化),以民族化为起点,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最后归于如何促进民族化。只要单一民族国家还存在,那么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是如此。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才符合人类实践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任何以“全球化”和“自由化”为幌子侵蚀民族性、否定民族化的企图,都是我们应该坚决加以抵制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许多人都真诚地相信,全球化的发展将最终带来无差别的‘世界大同’,给各民族国家的人们带来普遍繁荣和幸福。他们过分轻信了‘新全球主义者’制造的神话,忽视了民族化是一种远比全球性更具根源性的力量。”^②

2. 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保持张力

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世界历史性进程中两种并行不悖的必然态势,离开“全球化”不可能实现好“民族化”,而离开“民族化”则谈不上“全球化”。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历史性发展绕不开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张力。什么叫“张力”呢?所谓“张力”,就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之间,或者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之间保持一定限度的摩擦和冲突。事实上,任何对立统一的双方都存在一定的摩擦和冲突,二者在这种摩擦和冲突的不断解决中各自得到新的发展。在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中,各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或组织,彼此发生不可避免的摩擦或冲突,进而在政治权力方面,或者物质利益转移等问题的摩擦和冲突的不断解决,也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种摩擦和冲突就是彼此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大小及其如何把握,则取决于各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或组织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当然,这种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源自各政治主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领域的“合力”。事实上,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辩证推进中,基于各政治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综合实力的不同而形成强弱对比,反映在文化心态问题上,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比,强势文化的民族国家或区域机构组织就体现文化自信,反之,就体现文化自卑。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读书》1990年第10期。

② 杨学功:《全球化与民族性——对全球化研究中一个焦点性问题的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期。

客观上讲,各民族国家都具有不可改变的历史传统和上代人留下的现有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等先在的历史发展基础,不能强行要求这些民族或国家完全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有了理性自觉的态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才能既看到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不足和缺陷,寻求适合自己民族或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顺应全球化趋势,赶上世界历史潮流,又不至于在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的强势姿态下,出现民族危机和认同危机,甚至导致民族瓦解和崩溃。

保持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张力,要从思想理论认识上,对世界文明多样性采取理性认同、开放包容的态度,正确看到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一”与“多”、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人类世界是由各民族、国家、地区、区域性机构组织等各层级各类别的实践主体构成的,各实践主体都在自己所属的共同区域秉承自己民族或区域历史文化传统,传承发展着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整个人类文明或曰世界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国家或区域异彩纷呈的各式文明与文化在差异性中彼此区分、冲突、沟通、融合,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正如陈先达所说:“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笼统的东西文化比较或东西哲学比较,因为没有统一的抽象的东方文化,也没有笼统的西方文化。即使是东亚也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而西方欧美也包括很多国家,何况每个国家中还有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以及地区性文化。即使我们采用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各种文明圈的某些共同特点的分析……文化的特点始终是民族的。”^①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绝对的,共同性、趋同性是相对的。整个人类文明或世界历史要和谐、有序、可持续地生存与和平发展,既要允许有各自保持独立优势和特色的存在与发展,又要有为维护世界文明秩序、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去应对诸如种族冲突和民族争端、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面对全球化中一些试图“去民族化”或侵蚀民族认同和瓦解民族经济的思想 and 行为,我们应极力加以抵制和反对。当下,全球化内部各要素即全球化的载体(各民族国家、区域性机构组织)在彼此交流与合作、对抗与冲突中出现一体与分裂、单一与多样、集中与分散,以及国际化与本土化等相辅相成的演化现象。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所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之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②这里所指的“分散化”蕴含

① 陈先达:《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143页。

② 王金水:《经济全球化张力与中国政府竞争力提升的战略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

着民族化的趋势。另有相反的趋势,即在全球化浪潮中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帜,向其他民族国家强制推行的普世价值观等,通过文化侵权的隐性方式侵蚀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进而达到“去民族化”。比如,当下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资源的占有差距导致“数字鸿沟”问题的出现。据统计,在互联网资源占有方面,美国1999年的用户就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世界近3 000个大型数据库中,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其中10台设在美国。显然,这种信息强权给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进行价值观推广与宣传创造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美国这一传统的军事霸权国,现在利用其信息霸权国地位,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有学者就指出:“促使世界由不同民族间存在的分歧朝着共同利益方向发展,这符合美国的普遍利益。如果世界向同一种语言发展,美国要确保这一语言为英语,如果世界趋于共同的电信、安全与平等标准,则应向美国方向靠拢,如果世界通过电视、收音机与音乐相联系,这些都要由美国来制作,如果要形成共同价值观的话,当然应由美国的最为适宜。”^①显然,“信息霸权”的存在给一些民族国家保持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合理张力带来了一些困难,同时带来了警醒和警示。

全球化不等于“普世性”,不能把全球化等同于要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指导下行事;民族化不等于民族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下采取关门主义、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我们既要有全球意识又要反对全球主义,既要有民族意识又要反对民粹主义,对待世界文明精华和优质成果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心态,博取世界多样性文明之长,创新发展个性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又要把民族化的文明成果精华奉献于世界文明,呈现于全球化中,为其他民族国家采用分享。

保持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内在张力,要从实践行动上,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动态互动互利的关系,既反对“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也反对“去民族化”的思想和行为,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善于兼收并蓄全球化中优秀文明成果以丰富创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族化发展道路,保持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全球化的推进离不开民族化过程中创造的多样化民族性文明成果,反之,各民族国家的文明进程也离不开通过参与全球化,得到世界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优质资源和文明成果。当然,各民族国家从全球

^① [美]罗斯科普夫、杜丁丁:《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赞美吗?》,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4期。